

良师益友二月河

◎高德领

2018年3月下旬的一天,阳光和煦,桃花盛开,在南阳市卧龙区一个幽静的小院里,二月河站在门口迎我多时。一见面,就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。这次南阳之行是听说二月河身体不适,特意去看他,并请他为我的新书作序。屈指算来,和二月河的交往已有20年,我们的感情就像老酒,愈久愈醇厚。

1998年12月,我奉调入宛,到南阳市委任职。上任的第四天,我就急切地去看望仰慕已久的二月河老师,我是他的忠实读者。当时他因患糖尿病和轻脑血栓,在石油二机厂医院住院治疗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这位蜚声海内外文坛的大家,圆头大耳,满脸挂笑,颇有几分像弥勒佛,一口地道的南阳话充满乡土气息。当时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正在播出根据他的《雍正皇帝》改编拍摄的电视连续剧。我说明来意:代表市委前来看望慰问。寒暄过后,他之所以躲到医院,一是身体透支太多,确有不适应需要调养;二是在家电话不断,要求采访者太多,让他应接不暇,他想清静一下,想想今后的创作计划。

初次相见虽是礼节性的,但他给我留下了博学、睿智、朴实、谦和的印象。后来,又去看望他几次。市委领导分工联系专家、拔尖人才时,我主动要求联系二月河,并尽可能帮他营造更好的工作和创作环境。一来二去,我们成了熟人,再后来接触多了,逐渐改变了那种礼貌性质

的过从,成了可以深谈事情、问题的朋友。他是写历史小说的,对清史很有研究,我常向他讨教:孝庄是否下嫁多尔衮?有没有苏麻喇姑其人?汉官在清廷里的地位和作用如何?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。特别是对雍正是否改诏篡位问题,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他认为,野史上说的雍正改诏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,是站不住脚的。他在故宫档案里曾亲眼看到,清朝诏书是满汉合一,改得了汉字改不了满文,况且原文是传位皇四子……

我和二月河也偶尔小聚,品茗酌饮。他择友甚严,都是很小范围活动。有一次乘着酒兴,他自曝轶闻,说在《康熙大帝》一书出版后,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对别人说:我终于“成精”了!在座的我们几个异口同声说:“这话一点也不为过,你已经成功了,也确实成为精英了。”但“成精”后的二月河该干什么还干什么,依旧每天最少写一千字的文章,依旧每天画一幅牡丹画(还赠送我两张至今妥为珍藏),依旧坚持每天步行几里路去看望老父亲,为老人捶背、按摩、洗脚,直到老人去世。

2002年省文联换届,组织上有意让二月河出任要职,委托我去征求他的意见,如我所料他婉拒了。他说自己就是个卖文为生的人文字匠,去坐办公室天天开会应酬实在是适应不了,再说也离不开南阳,更放不下手中的笔。他不当厅长,我们就推荐他当全国人大代表。当时,他

已是第十五届、十六届全国党代会代表,按那时的规则,除少数领导干部外,党代表和人大代表一般不交叉。考虑到他的威望和身份,就破例推荐他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,并高票当选,据说他是中国作家中唯一双料代表。作为人民的代表,他尽职尽责,积极建言献策,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,特别是他多次就反腐发声。他曾说翻遍《二十四史》,没有哪一个时期有我们今天的反腐力度,现在的反腐势头是蛟龙愤怒、鱼鳖惊慌,春雷一击震惊四野。言语犀利经典、震耳欲聋,真乃代表了人民的心声。那时候到省里开会、到北京出差,或外地客人到宛,不少人指名要有二月河亲笔签名的书,他从不推辞,成了名副其实的南阳形象大使。

我曾把自己的文章汇成一本集子,取名《清水心声》,二月河老师亲笔作序,给予鼓励,我深受感动。后来,我调离南阳到周口工作,邀请他到周口讲学。在和众多年轻作家、文学爱好者座谈时,他告诫年轻人要力戒浮躁,不要急于成名,一定要多读书,尤其是历史书,以史为镜,开阔视野,厚积才能薄发。当有人问到为何取名二月河时,他解释说:自己原名凌解放,从小随老革命的父老转战黄河岸边,曾在三门峡和洛阳生活过几年,目睹黄河二月冰凌消融,浮冰如万马奔腾,非常壮观。“二月河”不就是“凌解放”嘛!

我在会上也给大家介绍了二月河从一个高

中生、连队文书,靠着顽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自学成才,完成鸿篇巨著《落霞三部曲》,500多万字全靠手写,前后十多年没睡过安稳觉。白天上班,夜里写到凌晨两三点,夏天为防蚊虫叮咬,将双脚插在水桶里,瞌睡了就用烟头照着手腕去烫,上演了现代版的头悬梁锥刺骨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创作依靠的不是才气,而是自己的力气。

在周口期间,我陪同二月河夫妇参观了太昊陵、关帝庙、老子故里太清宫等名胜古迹。每到一处,他都仔细看、认真听,不时地问,随时随地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。正是凭着渊博的历史知识,他的小说才能把历史和艺术有机结合,做到“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”。这也是他的著作好评如潮、读起来引人入胜的根本原因。

二月河孜孜不倦地追求事业,从不看重金钱,认为追求金钱太累太麻烦,钱少心里清静。2008年我在省质监局工作时,请他给全省质监系统干部讲课,课时费他坚持不收,并说作为一名党代表,有责任宣讲十七大精神;作为一名文人,应该传承先进文化;作为朋友,是应该做的事情。

转眼二十年过去了,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和二月河友谊愈加深厚,不管我在何地工作、生活,我们的联系从未中断,经常互致问候。从他身上我学到的东西很多很多,他是我的良师益友。



香椿记忆

◎叶剑秀

前几天,下了一场透雨,阳光经过漂洗,清丽明媚起来。阳光的沐浴和暖风的温润,催生了万物的情愫,树呀花呀,把自己精心装扮一番,纷纷出来闹春。

香椿的亮相有些独特,像极了出嫁的农家姑娘,先是把暗褐色的芽头包裹成羞答答的状态,微紫中透着绿,浅绿里泛着红,盈盈娇媚,含情窥望。而后便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,一把扯下娇情的盖头,再也没有了遮掩的忸怩和矜持,在枝头上与同伴儿喧嚷争宠,热烈绽放。

香椿的叶片闪烁着晶莹的油光,一抹淡红里散发着清幽的馨香,弥漫在春风里,浸润在人们心里,陶醉了热闹的乡村,晕染了完整的春天。

香椿有“树上青菜”的美誉。“门前一树椿,春菜不担心”,民间谚语把香椿的这一作用说得通透。

我生长在乡村,小时候家里有一棵水桶粗的香椿树,长在院子角落,据说是祖爷种下的。每到春天香椿发芽时,整个院落弥漫着香椿独特的味道。童年的时光,总是充满美好和富有情趣的记忆,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儿时采摘香椿的情形。先在腰间系根绳子,猴子似地攀爬到树上,而后树下的母亲把竹竿和篮子挽好,我慌不迭地拉上去,便开始采摘诱人的香椿。待我把盛满香椿的篮子滑下去,总能看到母亲慈祥的脸上溢满笑意。母亲还说说我红润的小脸,像极了香椿芽。

母亲把采摘下来的香椿耐心地去蒂,然后用清水洗涮,再放到温开水里焯烫。母亲说这样才能去掉其中的酸碱,吃起来鲜嫩脆香。

香椿炒鸡蛋,鱼肉都不换。母亲常做的当然是香椿炒鸡蛋,这也是许多人难以忘怀的乡村名菜。母亲把香椿切碎,放入适量食盐,磕入两个鸡蛋一起搅拌,而后倒入微热的油锅中,“咻啦”一声蛋液迅速摊开,凝结,经过微火煎制,金黄翻面,盛入浅盘,一盘香椿鸡蛋成功出炉。一家人便可酣畅享用这绝佳美味,直吃得口舌生津,满口飘香。

那时,鸡蛋和油料极其紧缺,勤俭持家的母亲就会想法做出花样,记忆最深的就是香椿饼。母亲以香椿作馅,用粗面卷裹,层层叠叠,放入笼中煮熟。母亲做的香椿饼,闻一闻香气扑鼻,看一眼碧绿金黄,吃一口回味无穷。

沧桑岁月流逝,母亲慢慢变老,而家里那棵香椿树依旧傲然挺立。直到十年前,因房舍改造,不得不把那棵苍郁的香椿树除掉。伐树那天,父亲沉闷不语,母亲躲在屋里不愿出来,任凭儿孙们怎么安慰,也难以抚慰他们心中的失落。自此以后,我明显感觉到年迈的父老苍老许多。我明白,在他们心里,祖辈留下的那棵香椿树,一直与家人相依为命,福佑人丁兴旺,护荫合家幸福,是宝贵的精神财富,而今却再难寻觅。

转眼又到采摘香椿的季节,想起家乡一株株、一丛丛的香椿树,甚至脑海里还能清晰地忆起它们的位置和模样。香椿树外表朴实无华,性情却坚韧持重,一般生长在村野路旁或庭院角落,低调内敛,不事张扬。长在庭院户内的香椿树,倍受主人呵护,极易成材;野外路旁的香椿树往往命运多舛,常受牲畜侵袭,风雨蹂躏,尤其在初春时节,早被采春芽的掐头断胳膊,虽也葱郁,终归是杂乱无章。

香椿树情感细腻,颇具灵性,以朴素、高尚的情怀,回报主人的养育之恩。春奉芽头,秋献枝叶,等到树身成形便走完短暂的一生,把辉煌壮丽的生命无私捐赠,去福佑故土故人的永世安康。香椿树骨肉坚实,材质上乘,经常用椿木来制作车轴、乐器和家具。在我的家乡,还有驱鬼辟邪的说法,人们经常用椿树雕刻成木剑或龙虎造型的饰物,家中男女老少只要佩戴在身,便有了无形的力量和勇气,驱散妖魔和疾病的骚扰,终生平安。

尤其是生长在野外路旁的香椿树,看似貌不惊人,却更为珍贵。谁家女子出嫁,父母总会想方设法买来野生香椿木打造嫁妆。这种香椿木锯开后,呈现出鲜艳的紫红,散发着浓烈的醇香,常用来做婚床和洗澡浴盆。寓意十分明白,女子成婚嫁人,欢喜之日,香气蔓延,其后必有满堂生香的好光景。另一层含义是提醒出嫁女子莫忘故土养育之恩,常念父母教诲之情。

家乡人至今认为,将其他树木移栽至香椿树树坑,就会茂盛茁壮,粗壮挺拔。说是香椿树香气的延续,把质朴奉献的品质传承于栽下的树木,后者才有了蓬勃兴旺的景象。这种解读,大抵是没有科学依据的,或许只是乡人的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。但不可思议的是,那些移栽香椿树坑的树木,真还没病虫灾害且生命力极强。

老宅的故园,如今没有了香椿树的挺拔屹立,也没了父母的翘首惦念。微风瑟瑟作响,仿佛是亲人的深情召唤,让我魂牵梦绕……

生日礼物

◎贺永刚

那是2010年4月10日的早晨,起床后,我瞥见床头柜上有一封信,一看字迹就知道是女儿写的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,看着看着就流泪了。

信是这样写的:“亲爱的爸爸:今天是您59岁生日,我想把心里话写成一封信送给您。爸,您知道吗?在女儿心里,您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。许多小伙伴追星,但我没有,因为爸爸就是女儿心中最闪、最亮的那颗星。爸爸是一边说我花钱大手大脚,一边又偷偷给我塞钱的那个人;是一边说‘又给我买衣服干啥’,一边又四处炫耀女儿贴心的那个人;是一边说‘都胖成啥啦’,一边又给我烙馅饼的那个人;是生气时把我贬得一文不值,一出门又到处夸我的那个人;是一边说‘咋又来俺家蹭饭了’,第二天又打电话叫我们吃饭的那个人……爸,您永远是女儿心中最爱、最牵挂的那个人。”

爸爸,我曾经听人说,最痛苦的事就是想感谢爹娘但没有机会了,想孝敬父母却生死相隔,那种痛无法言表。我听后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酸楚,但同时又很庆幸,庆幸您和妈妈一直陪在我身边,让我有机会孝敬你们,让我可以在任何想你们的时候跟你们说:爸爸妈妈我爱你们。作为子女,最幸福的莫过于此吧!爸爸,你为我折的第一只青蛙,买的第一双小皮鞋,扎的第一个松散的小辫子……所有的这一切,我都铭记在心。等您老了,我也会像您当年对我一样,让您觉得快乐与幸福!爸爸,希望等我白发苍苍的时候,还能给你写这样的信。我们一家三口祝爸爸年年有今日、岁岁有今朝。祝爸爸妈妈相濡以沫,牵手到老!”

这封信我已经珍藏8年了,每年都会拿出来看看,看一次感动一次。我和女儿是曾经的同事,更是无话不说的朋友。记得是她参加工作的第二年,单位派她去滑县采访农业现场会,到那里才知道当时一位省委常委也参加会议,省里、市里的媒体均派出了强大的采访阵容。女儿一看这阵势,有些手足无措,她从来没有接触过如此重大的报道任务。她给我打电话问该怎么办。我告诉她先冷静下来,认真看,认真听,认真记,把能找到的素材都记下来,装到篮子里才是菜。女儿按我说的做了,并且做得比我想象的还好。她连夜把稿子写出来,第二天一个图文并茂的整版见报了,我真为她感到高兴和骄傲。

歌词中说:“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,工作的事情跟爸爸谈。”这些女儿都做到了。女儿的心细更是让我感动。还记得两年前的3月9日,我和爱人正在清丰县老家伺候老母亲。临近中午我接到一个电话,对方说是花店送鲜花的,问去贺庄怎么走。当时我还纳闷儿,谁会给我送花?花怎么会送到老家?我和爱人犯了半天嘀咕,当一大束红色玫瑰出现在眼前时,我俩才恍然大悟,原来是女儿和女婿为我们结婚40周年送的鲜花!特别是看到娇艳的花束中女儿委托花店写的祝福卡时,我和爱人都掉泪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,刚刚过完春节,女儿在清丰没订上鲜花,又给南乐的一个同学联系,让花店派人驱车50多公里跨县把花送到我们手上。手捧鲜花的我们怎么能不高兴呢?这也是我们收到的最难忘的结婚纪念日礼物。

如今我已年近古稀,上有106岁的老母亲陪伴,中有贤惠的妻子,下有懂事的女儿、女婿和小外孙。我们老两口享受着天伦之乐,珍惜着每一天的幸福时光。



春天的律动

新华社发

家乡的剧团

◎高准记

十一前,我曾写过一个小文章,题目叫《张沟不姓张》。今日天气不错,不热也不冷,再来一个家乡风景,算是下篇吧。

一晃十多年,张沟变化不小。除了原先的宏鑫山庄,又有一个许家大院,来旅游的人又添了一个吃喝玩乐的去处。水泥路加宽了,有点危险的小石桥也加宽加固了。岭西的山沟里养了野猪,小广场上还添置了健身器材,像模像样。旅游人的小车,参观者的小车,一会儿一过,把偏僻弄得没了踪影。

风景和风水,互联互通,风景好的地方,风水也好。张沟的风水据说不错,石门锁口,后山有靠,前山有抱,小河淙淙,林木葱葱。多少风水先生,望石门而必入内,这山沟跑跑,那山头看看,最后,说不出个所以然。

初唐四杰的王勃,在《滕王阁序》里,用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来赞美洪州,说物品都似天降的宝贝,又是人才杰出的灵秀之地。然而,人杰,何来地灵。地不灵,又何来人杰。世世代代,张沟被穷山恶水所困,人杰不起来,地也灵不起来。

张沟早先有戏,现在又有了乡村大舞台,往后还会有戏唱。于是,享受回忆,随便说说张沟剧团。豆芽菜,不算菜,端上来叨两口,全当淡淡嘴。

张沟的剧团,所有演员都是农民。姓高的,我得叫伯伯叔叔哥哥,王姓许姓李姓的,得喊表伯伯表哥,有的还得叫表爷。出于自愿,大家挣钱,买锣鼓,置戏装,从平地请来教头,外号大麻花、二麻花。大家白天种地,晚上跟人学戏。还上山伐木,用丈八五的大梁,在南庄盖起了三间通的房子,一头立柱架木棚板子,作为舞台;台下摆几排石头,供看戏的坐。有一回唱戏,一个将官出场,一圈兵绕着转,表明是在行军。我也穿个兵褂,举一把木刀跟着“喂”,刚转一圈儿,掉到台子底下,惹得全场大笑。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才五岁吧,一晃六十多年没有了。

张沟的剧团,在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偃旗息鼓。没有饭吃,哪有戏唱?之后有饭吃了,又红火起来。父亲和王廷熙表伯到许昌买回来戏箱,三蟒四靠,那一挂白蟒尤其压台。麻



雀虽小,五脏俱全,虽说只是个草台班子,但生旦净末丑,一样不少。

张沟剧团,清一色农民,清一色男子汉,识字的人不多。即使识字,也只认了几个。唱词念白,不论长短,全靠口授口传。戚光耀表伯从没上过台,但是戏词记得多,男角戏女角戏,除了麻子教,就是他传。掌鼓板的王礼工表伯,高个子长光头,边鼓敲得脆,梆板敲得响。拉头把弦的王礼正表伯,带劲儿得很。许红信表伯,黑胡白胡都中。王礼信表叔,唱小生人戏得狠。王法治表伯,许景星表爷是大队干部,不会唱戏但热戏,全力支持。俺三伯,还有宝山表伯,心细脾气好,上装下装,角角离不了他们。他们把戏装保管得整整齐齐,干干净净,一年要拿出来翻晒几回。从管理到运作,剧团里几十个人,人人尽心,全体都是优秀志愿者。

对于剧团,张沟人可以算是男女老少全民参与,不光爱看戏,而且支持戏。有一年,和人家唱对戏,因为没有女演员,比不过。但是张沟人一个也不往人家的台子底下跑,紧紧护着自己的台子角。人心齐,山可移。那

时候,没水泥,人们抬石头、背石头、垒石头,中间填土,硬是在南庄造出一个石台子。原先的房子,腾出来,做了小学的教学。有了石台子,戏演得勤了,看的人也多了。那时候,没有电,唱夜戏,台子上挂两盏汽灯,唱唱打打气。要是汽灯坏了,挂马灯也要唱。我记得,只要南庄石台子上锣鼓家伙一响,放下汤碗就跑。那时候,路道不好,过河淌水,蹦石尖儿,爬坡翻岭,全不在乎。后来,表哥娶妻,表嫂子才貌双全,唱得又好,剧团的名声更大了。唱戏,成了张沟的名片,撒遍了方圆。没有扩音器,响遍了方圆。

张沟剧团,是张沟农民的自豪。他们在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,给自己寻找乐趣,创造乐趣。然而,到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,彻底毁了。唱老戏,演帝王将相,穿蟒袍挂玉带,“四旧”,这还了得,戏箱统统烧了。石台子,也塌了几个窟窿,倒是成了批判台。大队小队的干部,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,弄到台子上批。我们家是中农,我们没有当红卫兵的资格。有一个戏里老唱红脸的表叔,当上了红卫兵副队长,手里举着小红旗,领着人,各庄子转,游行示威。走到我家门口时,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口号,喊得格外响,明显是冲着父亲这个生产队长来的……

星移斗转,老房子拆了,石台子扒了,老人下去了,新人上来了。曲折起伏,饱含着上代人的喜怒哀乐,张沟剧团消失了。后来,宣传队热闹过几年,但“好景”不长,也不可能长。包产到户了,土地分到户了,各家都忙自己的庄稼。兴外出打工了,兴外出做生意了,人们跑得远了。兴旅游了,张沟又让外地人、城里人看上了。

因为,张沟好风景。你听见了吧,张沟的大山会弹琴,弹得草木起舞;张沟的小河会唱歌,唱出岁月悠长。张沟的石头长着眼,惯看秋月春风。张沟的土地知恩图报,奉养聪明,收留勤劳,尊敬善良。

因此,我喜爱生我养我的这一方山水。我听见山水说,人杰一世,地灵百代。若天不假时,则无杰无灵。